

## 铁是一种迷茫

一九三八年，二十岁的黄杏儿被土匪掳走的时候，正是麦收过后杏黄时。那天午后，黄杏儿正和胡蓀蒲家的布店掌柜胡逊一起摘杏子。

“回去告诉胡老爷子，过风耳要他二十杆新枪。”土匪过风耳的目标并非黄杏儿。

胡老爷子胡蓀蒲是风波镇最富有的大户人家的当家人，黄杏儿的父亲老黄是胡家的管家，黄杏儿是胡家太太的贴身丫头，同时又是胡谦少爷青梅竹马的恋人，胡家未来的少奶奶。土匪过风耳抢人也要抢一个有身份的人，毕竟二十杆新枪可不是随便说来说玩的。

胡家拳师韩角声独闯金牛顶，过招过风耳，带回黄杏儿。韩角声与过风耳高手相惜。离开金牛顶时，韩角声承诺过风耳，两个月之内，弄到二十杆新枪。胡家老爷的枪谁都不能惦记，那是对付日本人的。

在金牛顶上关了五天的黄杏儿，回到风波镇后，依然还是黄花闺女。但是，风波镇落日街上的人谁信呢？就连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少爷胡谦都不信。胡谦少爷抛弃了黄杏儿，更令人寒心的是，胡谦少爷成了中国人嘴里的“汉奸”——他给刚来到县城的日本军官荒井原当翻译官。

黄杏儿放不下当了汉奸的胡谦少爷，跳下风波湖，被胡逊救了回来。在湖边的小屋子里，疯婆子预言，黄杏儿九十四岁之前，死不了。

黄杏儿是不怕死的，她怕的是失去爱情。在鸟窝村日本炮楼里的一夜，让黄杏儿放弃了爱情。

胡谦给荒井原带路，来到了胡宅。有胆小鬼告密，胡宅里藏着被劫持的日本军火。一场仗就在眉睫。

在胡宅后院凉房，没有搜到枪支弹药，两口大木箱子里，只有刚从念头岭上刨出来那些生锈的废铁。

黄杏儿从箱子里拿出一支长约十厘米的箭簇，把三角形的箭尖朝荒井原戳过去。荒井原转身对胡谦低语几句，掉头走出凉房。胡谦翻译让黄杏儿去炮楼陪荒井原喝清酒，听音乐。

太阳落山之前，黄杏儿离开了胡宅。她没有去鸟窝村的日军炮楼，她走向了金牛顶。

七月的杏树只剩下叶子。黄杏儿离开杏树，朝金牛顶攀登。这时候的黄杏儿，心就像风波镇上空浮起的炊烟，带着一股茫然无措的愁绪，存在，消失。

## 铁是一种信念

在黄杏儿被土匪过风耳劫到金牛顶的同时，一个神秘的黑瘦汉子在落日街摆了个场子，耍了一场把胡蓀蒲荷花缸里的鲤鱼变到碗里去的把戏。

## 好书先睹

当老爷胡蓀蒲颤抖着拿起那支枪把上端刻着“FN”两个大写花体字母的M1906勃朗宁时，眼里落下泪来。这块美丽的黑铁，让五十多岁的他如此动情。

这件折磨了胡蓀蒲二十年的事，终于明了——二十年前，黑瘦汉子还是十岁少年时，偷了胡蓀蒲的枪。

鸟窝村遭到日军袭击之后，白芦又来到风波镇。白芦并非单纯的砖瓦厂老板，这是胡蓀蒲和白芦心照不宣的事儿。在胡宅，白芦宣布组织上的意见，吸收胡蓀蒲、韩角声、老黄成为共产党员。

荒井原等一批枪支弹药从天津港上岸，到达虹城，然后送往鸟窝村日军据点。胡蓀蒲、韩角声、曲则全、老黄等人按组织要求，筹划在中途截下这批枪支。

韩角声带领二十几个兄弟，猫在一片小树林里。这些兄弟都是普通老百姓，虽有点三拳两脚的功夫，但从没有经受正规训练，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性都很欠缺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有个高手救了韩角声和徒弟小螳螂。

截军火旗开得胜。隐藏起来的军火，无声无息地丢失了一部分，这一部分恰巧只有二十支三八大盖。这二十支枪，正是韩角声在金牛顶上对过风耳的承诺。

胡蓀蒲相信，有朝一日，过风耳将成为自己的同道。

## 铁是一种力量

鸟窝村的村民老王和他的两个儿子王大和王二在不停地挖坑。这些坑是用来埋村民尸体的。他们挖的坑，埋葬了被日军杀死的村民，同时也埋藏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人，包括那个还在吃奶的孩子。日本鬼子几乎杀光了鸟窝村的人。

鸟窝村上空浓烟滚滚，村子基本没了。胡蓀蒲知道，下一个就轮到风波镇了。

在胡宅后院凉房里，存放的古代兵器安静地躺在那里。六口剑、两支戈、一百八十七支箭簇……打开屋角放着的两口大箱子，五十条光泽乌亮的步枪安静地躺在箱子里。这五十条步枪，在黄杏儿被掳到金牛顶之前就存在了。

五十条步枪，加上截下的日军枪支，用来应对荒井原，够用吗？

老爷胡蓀蒲和拳师韩角声的制敌奇招神奇地相同。老黄一页纸撕两半（节省着用，老人的钱都买枪了），老爷和拳师在各自的纸片上写下了同样的两个字——地雷。

徐铁匠来了，鞭炮手艺人陈麻子也被请来了。造雷用的铁，把徐铁匠的铺子都倒腾光了，连老百姓家里的漏锅破锅也全拿到鞭炮行去造雷了。

金牛顶上的李神医采回十一味药材——往地雷里的铁片、石头里掺上毒药，那才有杀伤力。

## 铁是一种信仰

特委有两处办公地点，一处是砖瓦厂，另一处在四个合院里。四合院负责人老钱被捕判刑后供出了砖瓦厂。

白芦掩护白鸥撤退，牺牲了。

一场大雨，再高明的地雷也哑掉了。难道天要灭风波镇？

日本鬼子又来了。鞭炮行让鬼子给炸了，风波镇落虹街上的老百姓

姓基本都死了。

胡宅外，小螳螂大惊小怪地叫：“师傅，看！胡谦！打不打？”

“先等等！”韩角声的话音刚落，就见胡谦的身子歪了歪，中了子弹的样子。朝胡谦开枪的，是荒井原。

胡宅的厨师哑巴一个箭步冲出去，右手拿着一把驳壳枪，左手拽住软绵绵的或许已经死了的胡谦，边射击边往大门里撤退。

大雨下着的时候，金牛顶的大当家过风耳打点武器和人马，开始下山，奔赴风波镇。

过风耳死了，他死之前，杀死了荒井原。

镜头倒退，日本鬼子被地雷伤得焦头烂额，他们开始使用探雷器。工兵拿着探雷器在前面开道，不承想，那东西尽管好用，却帮了荒井原倒忙。

原来，由铁做的地雷改成了探雷器探不到的石雷。原来，鬼子在造探雷器的时候，胡蓀蒲就接到了密报。

密报从哪里来？胡蓀蒲不知道，更别说故事的讲述者黄杏儿。胡蓀蒲收到的密报不只这一个。“日军正在整备，准备连夜扫荡青水岭。风波镇暂无虞。炮楼新增数十重机枪。蓝先生。”

蓝先生这三个字让太太初秋很困惑。胡蓀蒲家的鸽群以灰色为主，另外还有两只胡蓀蒲从上海信鸽协会买来的蓝鸽子和红鸽子。蓝鸽子骁勇，红鸽子灵巧。蓝鸽子叫蓝先生，红鸽子叫红女士。

那个被全风波镇的人叫做“汉奸”的胡谦，那个连母亲初秋都认为是汉奸的胡谦，是蓝先生吗？

在太太初秋满怀疑惑询问老爷胡蓀蒲的时候，胡蓀蒲在黑暗中偷偷地笑了。

## 铁是一种传承

《一九三八年的铁》是烟台市作协王秀梅主席二〇一二年创作的长篇小说。我以记录流水账的方式，把这篇三十三万字的长篇小说浓缩成四个部分。我希望这四个部分的脉络能合成一片片绿叶，来彰显一棵大树——这部长篇小说蓬勃的生命。

这篇“流水账”耗费了我许许多多的脑细胞。只有读过《一九三八的铁》的读者，才能知道这所谓的流水账，实际是前前后后穿插在三十三万字中的故事结晶。小说的人物之多，情节之曲折，结构之复杂，情感之丰富，单单读起来足够烧脑了。这流水账让我第二遍、第三遍，不停地翻读《一九三八年的铁》。

这部长篇小说，秀梅主席使用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手法——A线与B线并驾齐驱。这两条交替出现的平行线，如同两颗不同的星辰，熠熠生辉，闪烁着各自的光芒。A线，以一九三八年为时间轴，发生在风波镇的抗日战争在这一年惊心动魄地进行着；B线，二〇一二年，以三十岁的“我”回风波镇逝世疗伤，与外祖母日夜相对为铺垫，外祖母心里关于一九三八年的故事徐徐展开。

书的扉页上，写着“献给我的外祖母初玉兰”，这让读者更加认可故事的真实性。的确，战争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且，中国百姓被日本侵略者欺辱和杀害也是真实的。真实的历史因为时间的流逝一天一天远离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任何原因而将其遗忘。

秀梅主席在后记里提到，将《一九三八的铁》献给外祖母初玉兰及她的故乡——水道镇。非常巧合，我年近八旬的婆婆的故乡也是牟平水道镇，年长婆婆二十三岁的大舅当年就是从水道镇出发，参加抗日战争，奔赴在保家卫国的道路上。我曾听婆婆讲起大舅参加抗战的故事，有的情节和小说里的章节如此相似。

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恐怖，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。居安思危，秀梅主席以高度的责任心，用朴素、流畅、悬念不断的笔触，把那个年代带给普通百姓的血雨腥风，以小说的形式进行了创作，让读者在阅读中走进历史、牢记历史。“一个民族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。”是的，我们不应当忘记过去，而过去那些铁一般的高尚品质更应该铭记，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……

## 我的婆婆

闲下来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跟婆婆独处，一边看着她绣各种各样的小饰品，一边听她讲一生经历过的风风雨雨。

婆婆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，兄弟姐妹六人，三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她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，被家人视为掌上明珠。父亲能识文断字，为人和善，有自己的生意，在当地颇有一些名气。

六岁时，她就被父母送到学校读书，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美术尤为突出，学校办墙报，她画的一个老农手里提着一篮子西红柿的画，受到老师的表扬。在山东省民政厅主持工作的三哥回家后，听说小妹这么优秀，高兴地当即奖励给她一支金星钢笔。

几年的时间，她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文静漂亮。十九岁那年，经人介绍与一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青年才俊相识相爱，并于当年底在青岛结婚。婚后她连续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。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公婆搬回了栖霞老家，丈夫在外地工作，她自己拉扯着四个孩子起早贪黑劳作，吃了不少苦。参加集体劳动的时候，手里领着大一点的孩子，肩上担着小一点的孩子。到了地头，大孩儿看着小孩儿，她就投身到热火朝天的劳动大军中。生活虽然苦，但看着聪明乖巧的四个孩子，她的心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婆婆结婚的时候，母亲和姐姐嘱咐她：女人要做个贤妻良母，百善孝为先，丈夫是个天。她把娘家人的嘱咐当成了一生的行为准则。

她把公婆视若自己的父母，自己省吃俭用也得尽孝。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家里生活拮据，她把仅有的一点面粉留着等丈夫回家后擀面做汤，自己则吃菜叶包子，吃下去很快就恶心，连心肝五脏都要吐出来的感觉。家里有饼干有桃酥，拿出来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舍不得解封，又藏了起来，等回老家时带给公公婆婆。晚上熬到半宿给公公婆婆做新衣服、新鞋子，公婆逢人就夸儿媳妇好。她从来不让丈夫干家务活，因为丈夫是医生，需要一双高度灵敏的手给病人诊断看病。

劳作之余，她挖野菜喂猪，为家里贴补收入。有一次去山里挖野菜，她看着眼前的野菜不舍得停手，挖着挖着猛一抬头，发现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赶紧把野菜装到篓子里，然后把篓子放在半坡上使使劲背了起来。刚走几步，她脚下一滑，连带菜篓子滑下山坡，胳膊摔破了皮，脚踝扭伤。此时的山野空荡荡的，瘆人的鸟叫声吓得她毛骨悚然。忽然，她听见有脚步声，还有什么东西敲击地面的声音，吓得她悄悄地趴在山坡下不敢动弹。正在此时，她听见丈夫喊她的名字，泪水不由自主地落下，哽咽着喊道：“我在这儿，在这儿！”

婆婆干起活来眼疾手快，干净麻利。割麦子时，队长在前面割，她在后面割，一点也不掉队。打麦场扬麦子时，队长找不到合适的人扫麦场，这可是一件技术活，婆婆自告奋勇：“我来扫，有啥难的。”说着，她戴上斗笠，拿起大扫帚扫了起来。扬完麦子，队长高兴地说：“三妹子，看你长得文静，真没想到还是一把好庄稼手。”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，婆婆拿出挖野菜、养猪、养鸡鸭积攒下来的钱，再加上丈夫的工资，托人买来一台“工农”牌缝纫机。自此以后，她更忙了，每到过年时，方圆几里的乡邻都来找婆婆做衣服。她常常熬到深夜，却不收分文，赢得了乡邻的敬重。她去井台挑水，只要有人看见，就会顺手帮她把水打上来；家里有什么活需要帮忙，乡亲们也是尽力而为。

四个孩子渐渐长大，女儿出嫁了，三个儿子也先后成家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女儿突然去世，如一个晴天霹雳把她击倒了，是家人朋友的劝说和开导，才使她从悲伤中挺了过来。她把外孙女抚养长大，直到研究生毕业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命运的车轮又一次将她碾压，最小的儿子又病逝。老来丧子的痛苦更是让她老泪纵横。好在婆婆的内心非常强大，坚强地走过了生活中的沟沟坎坎。

婆婆与我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三十多年，我们从来没发生过争执。她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说话办事明事理，这也诠释了家风的重要意义。祝愿婆婆快快乐乐，开心度过晚年。